# 玉娘传

玉娘是飞龙堡堡主沈龙飞最小的一个女儿，她从小就跟随父亲练习武艺，在方圆百里之内也算小有名气。加上人长得又美貌如天仙，所以她不仅是父亲的掌上明珠，哥哥姐姐们都对她爱护有加，飞龙堡里的庄丁和周围的村民们更不在话下。

这一天，飞龙堡突然来了几拨人，或明抢或暗偷，都是说为了一件叫做「黑灵芝」的东西。据说服下此物能使人功力暴增百倍。就在飞龙堡的人奇怪怎麽会有这样的谣言的时候，天堂帮的帮主卫冬青带着大队人马打上门来，将沈龙飞击伤，并放话说，如果三个月之内不交出「黑灵芝」的话，就铲平飞龙堡，玉娘迫不得已，只身出走江湖寻找「黑灵芝」。

第一天的晚上，玉娘又饥又累地投宿到一个小镇的客栈，随便吃了点东西就睡了。没想到当她迷迷糊糊地醒来时，才发现自己已经被人扒光了衣服，赤条条一丝不挂地反捆住双手五花大绑起来，下身正有一条坚硬的东西在她处女的阴道里大力抽插，嘴里也塞着男人腥臭的东西，被捆在身後的双手也握着一根又热又粗的阴茎，三条大汉正在淫笑着轮奸她。玉娘拼命地挣扎尖叫，而三个男人毫不理会地继续玩弄着她。

片刻，他们一起拔出阴茎，将精液射在玉娘的脸上、乳房上、阴唇上和屁股上。他们休息了一下，哈哈大笑着在玉娘身上撒尿。随後，他们又将玉娘吊在房梁上鞭打拷问，逼她说出「黑灵芝」的下落。

玉娘告诉他们说，自己也不知道「黑灵芝」在什麽地方，可那三个家伙根本不相信，他们又是皮鞭抽打，又是火烤乳房，用蜡油烫她的阴唇，用刀把捅她的肛门，整整折磨了玉娘一夜。玉娘被严刑拷打得昏死了好几回，最後终於受刑不住，随便说了个地名。三个大汉把玉娘光着身子牢牢地绑在柱子上，自己休息了半天。

下午，他们在客栈众目睽睽下，将五花大绑的玉娘押走。他们一路押着玉娘急急赶路，天渐渐黑下来，四个人来到一片树林，三个男人在这里又一次轮奸了玉娘。经过一通淫乱放浪的奸淫之後，男人们为了怕她逃走，将她扒光了捆在树上睡着了。

玉娘一边凄哀地想着自己悲惨的经历，一边试着运功挣脱了绑绳。她满怀仇恨地悄悄拿起其中一个男人的剑，想要杀他们报仇，但是，被拷打了一夜的身体虚弱无力，她勉强提起剑的时候，却惊醒了那人。玉娘边打边逃，跑了不一会儿就被抓住了。男人将她吊在树上用树枝抽打，残忍地给她上刑。把她双腿拉开绑住，在阴道和肛门里插上棍棒搅动；反捆在树上拿木棒夹住她的双乳，用力挤夹她白嫩丰盈的乳房┅┅就在男人们肆意摧残蹂躏她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俊美的年轻人。他三下五除二地打跑了那三个大汉，把玉娘身上的刑具一一取下。玉娘感激地穿起衣服正要道谢，没想到年轻人却又抓住她拧转她的双手，重新反捆起她。玉娘惊问为什麽？年轻人平静和蔼地告诉她，他叫楚天涯，是天堂帮的光明使者，他的任务就是要将她抓回天堂帮。说罢，楚天涯押着她上路了。

一路之上玉娘不断地哀求楚天涯，请求他放了自己，今後做牛做马做奴隶一定会报答他的。然而楚天涯却耐心地对她说不要出声，并掏出一只勒口具，套在玉娘的嘴上使她无法出声。

天蒙蒙亮的时候，楚天涯押着玉娘来到了天堂帮，从男女老少对他热情的态度和他亲切的微笑打招呼来看，楚天涯在这里是很受器重和尊敬的。他径直将玉娘押到後院帮主卫冬青的屋外，把玉娘捆在门厅外的柱子上，自己进里面回命。

卫冬青见他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十分高兴，把解药给了他。原来，天堂帮的人只要外出执行任务，都要服下帮主分发的独门毒药，在预定时间内完不成任务，就会毒发而死。

卫冬青命令楚天涯走後，他来到屋外，看着被绑在柱子上满面泪痕的玉娘哈哈大笑起来。他告诉玉娘，根本没有什麽「黑灵芝」，这一切都是他一手策划的阴谋，其目的就是要得到有飞龙堡第一美女之称的玉娘，收集天下美女是他的兴趣。

他一边说，一边剥光玉娘的衣服，玩弄着她的双乳和阴户，同时皱着眉头问她∶是谁拷打了她？玉娘又羞又怒地紧闭双眸咬牙不说，但在卫冬青狠掐乳头和阴唇的剧痛下，不得已流着泪叙说了自己受虐的经过。

卫冬青一面掴打着她的乳房逼问详细情况，一面摇头说这些蠢货不懂虐待女人的艺术。说罢，他将玉娘从柱子上解开重新绑好，在她脖子上套了一个拴狗用的项圈，牵着她进到屋里，从一个密门下去。

玉娘看见这里是个很大的地牢，里面共有十几个小一点的牢房和七、八个大牢房，每个牢房里都关押着全身赤条条的美丽的女孩子，小牢房关着两三个，大牢房里则差不多关了十几个，而且她们全部都带着手铐脚镣。再往里走是一个很大的拷问室，里面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充满淫邪味道的刑具。

走到这里，卫冬青将她吊在受刑架上，舔着她的身体，卫冬青告诉她∶「你不是我收集的美女中最漂亮的，但却是我最想得到的，因为你长得非常像我的师娘。有一年在一次武林盛会上，我看见了你和你父亲沈龙飞，这使我一下想起了童年┅┅」

原来，卫冬青从小是个孤儿。十四岁那年，有一次他饥寒交迫地昏倒在树林里。他朦朦胧胧地听见树林深处有男人的责骂声和女人的哭泣求饶声，以及「劈劈啪啪」的拷打声，他努力爬过去一看，只见一个强壮的男人正在用树枝拼命抽打被倒吊在树上五花大绑地反捆着双手、浑身上下一丝不挂的美丽女人。

他以为那个美女在被人强奸，便起了帮助她的心。他大叫了一声，想引开那男人，不料那个男人的武功十分高强，只一纵步一探手便抓住了他，而且更奇怪的是，男人竟笑着放下被吊在树上的女人，两个人都满脸幸福的笑容。他俩商量要收卫冬青为徒，问他愿意不愿意。此时卫冬青已经被那男人的武功惊呆了，万分高兴地答应下来。於是，师父师娘将他带到一座山上，开始教他武功和性爱之道。

第二天一早，师父就带着被赤身裸体捆绑着的师娘叫醒卫冬青，要他帮着把师娘绑在院子里的一棵树上，伺候师父给师娘上刑，进行每天的例行拷打。

从那以後，卫冬青天天都要早早地爬起来，把师娘赤裸裸地捆在树上，等候师父起床来鞭打她。而後开始练习武功，一直到晚上。晚饭以後，师父会让师娘做性具，教他如何捆绑女人，如何给女人施刑。在师父的指导下，卫冬青每晚都将师娘全身赤裸地五花大绑起来、吊在房梁上、绑在柱子上、反捆在椅子上学习一种用在女人身上的刑罚，之後在陪师父一起奸淫师娘。

时间一晃过去了五年，卫冬青已经长成十九岁的小伙子了，由於长期的肉体相交，以及拷打女人的手法日见成熟，并大有青出於蓝胜於蓝的趋势，加上他英俊的相貌，使师娘渐渐地爱上了他，而他也深爱着自己注颜有术、虽然已经是三十岁的少妇，但依旧貌如双十少女的师娘。

这一天，师父有事要下山去三、五天。临下山前他将师娘扒光了绳捆索绑後关进柴房，命令卫冬青小心看护照料。

傍晚，卫冬青练完武功後，一个人郁闷地躲在厨房，一边想念着柴房里关押着的师娘，一边做着晚饭。饭做好後，他端着饭菜来到柴房，掏出钥匙打开门，映入他眼帘的是师母白嫩嫩窈窕玲珑的身体被麻绳紧紧绑缚着跪在地上，脖子上有一条拴狗的铁链钉在墙上，美丽的双眼流出凄凉的泪水。

他走到师娘跟前放下饭菜，哽咽着叫了声「师娘」，便解开勒进她嘴里的绳子，拿起下午刚打的山鸡撕下一只腿举到师娘嘴边。师娘轻轻咬下一小块吃掉後便摇头表示不要了，泪眼迷朦地深情望着他。

卫冬青噙着泪温柔地抚摩她鞭痕累累的双乳，当手指滑到师娘阴部的时候，他震惊地发现就在师母肥美娇艳的两片大阴唇上各有一个洞，一把铁锁套过肉洞紧紧锁住了师娘的阴唇！

卫冬青的眼泪「唰」地一下流了下来，他用力抱住师娘搂在怀里，两个人终於互道了真情。师娘用牙齿咬开卫冬青的裤腰带，性感温存的双唇含住了他年轻强健的阴茎。

就在这时候，师父突然回来了！他发现这一幕後勃然大怒，与卫冬青动起手来，只几个回合便将卫冬青击伤擒住。他把卫冬青剥得赤条条的吊在房梁上，当着师娘的面狠狠拷打他一夜，然後将他光着身子反绑起来，不仅亲自鸡奸了他，还给依然赤裸捆绑着的师娘套上假阳具，强令卫冬青一面叼住他的阴茎口淫，一面命令师娘在後面继续强奸他。事毕，把卫冬青光着屁股五花大绑地关在铁笼里後，又动用大刑残酷地折磨蹂躏了师娘一番。

在师父疲倦地回屋睡觉後，被绑在树上的师娘磨断了麻绳，运功扭开铁笼放出卫冬青。就在两个人偷了师傅的武功秘笈和施虐大全要逃走时，被师父察觉到了，师娘为掩护卫冬青逃走，与师父动手而遭重击。

卫冬青远遁他乡，隐姓埋名，苦练武功，终於建立了武林中威名远扬的天堂帮。当他杀回去後，却发现那小屋早已久无人住，屋後有两座坟墓，正是师父师娘的墓地。

卫冬青讲完自己的身世後，细心而温柔地拷打了玉娘。他不仅鞭打了她的全身（包括乳房、小腹、大腿正面和後背、臀部以及大腿後侧），还特意抽打了她的阴户，然後，又用「金木水火土」五大性虐刑罚中的水刑蹂躏了玉娘的阴道和肛门。玉娘在这些酷刑之中，竟然奇异地体会到了痛苦的快乐。

接下来的十几天里，玉娘不仅每天都要被扒光了反捆在柱子上例行鞭打和逐一接受性虐刑罚以及绑缚的训练，而且还要不断被其他性女奴隶强奸、羞辱和拷打。直到有一天，楚天涯奉命要押着十几个美女奴隶进行每周一次的逛街放风。

他带领包括玉娘在内的十五个美女先沐浴之後，分别将她们赤条条地五花大绑起来，再在她们的阴道和肛门里插上木制的假阳具固定好。当轮到绑缚玉娘和带假阳具的时候，玉娘感觉到他先将一团小小软软的东西塞进她的阴道里，一直顶到子宫口，然後才插进假阳具固定好。

楚天涯将她们绑成一串押着上街，在一家酒楼前，楚天涯碰到了青龙堂的堂主也押着十几个女奴走到这里，二人闲聊着说上楼喝两杯。於是，他们就将两拨女奴隶捆在酒楼前的拴马桩上，捆不下的便索性带上楼，玉娘也被押到了楼上。

经过一阵忙乱，被带进酒楼的女奴们有的被捆绑在柱子和楼梯上，有的被吊在房梁或门窗框上，玉娘则和另外两个性女奴隶被跪坐着反绑在楚天涯他们的酒桌腿上。

酒过三循，菜过五味，玉娘渐渐听出原来明天是天堂帮每年一度的「性女奴隶受虐大会」，共选出三十个女奴参赛（玉娘是由帮主卫冬青亲自推荐的），在为时三天的大赛中，她们将不分昼夜地被所有男女老少帮众摧残蹂躏，可以用任何手段或器械鞭打、拷问、奸淫、羞辱，死伤由命，最後获胜者将被封为「性受虐女皇」之称，并授予掌管所有女奴隶之权。

就在玉娘暗自心惊的时候，她忽然感觉到插在阴道和肛门里的那上满弦旋转着的木制阳具，在她身体里发出两声轻微地响声，随後，她便产生了强烈的排泄粪尿的欲望。她胀红了双颊，羞怯地扭动着被捆绑在桌子腿上的身体。

这一切自然逃不过经验丰富的楚天涯和青龙堂堂主的眼睛，他们用羞辱的语气让玉娘自己大声说出排便的意思，然後由楚天涯给她取下假阳具。为了不使吃饭的人们太难堪，楚天涯要了个便盆摆在阳台上，亲自像给小孩把屎把尿那般，端着玉娘排泄。一时间，酒楼里人人侧目嬉笑，大街上行人仰头观望。玉娘在众目睽睽之下，羞愧得满脸通红地排泄出粪尿。

楚天涯脸上笑嘻嘻地俯身用草纸为她一边擦拭肛门和阴孔，一边在她耳边极轻声地快速说道∶「拉完屎尿之後你便可运功，不要被人察觉，大赛中我会想办法救你逃走，保重。」说完又「哈哈」大笑着，将假阴茎重新上满弦插进她的阴道和肛门。

到了晚上，卫冬青单独给玉娘上了刑，他把玉娘吊起来一面抽打乳房，一面讯问下午的情况。听过玉娘的叙述之後，他沉吟着说，天堂帮的帮规是每个人抓回一个美女，三天後都要交给抓她的人玩弄一天，然而这次由於他太喜爱玉娘而没有把她交给楚天涯，所以楚天涯是有意羞辱她。

卫冬青接着又说∶「想必你也听到明天是『性奴隶受虐大会‘，我已经把你推荐上去了。我希望你能把握机会，夺得『性受虐女皇’的称号。这样，以後我就可以不把你交给任何人了。」

玉娘听了，趁机提出希望今天晚上能只给她带手铐脚镣而不捆绑，并关在一个单人牢房里，以保证休息好迎接大赛，卫冬青同意了。

深夜，玉娘发觉果然可以运气练功了。

接下来的三天里，玉娘和另外二十九名美女奴隶每人一个铁笼，全都一丝不挂地囚禁在广场临时搭起的草棚里，连着三天被各式各样的人昼夜不停地捆吊在广场中的木桩或刑架上，拷打上刑、折磨羞辱、强奸取乐┅┅由於玉娘可以运气护体，再加上她清纯可爱凄婉动人的相貌和窈窕婀娜白皙滑嫩的身材，使得她几乎没有回到牢笼的机会，差不多经常是几个甚至十几个人轮流排着队等候蹂躏玩弄她。

三天里，她不但无时不刻地被光着身子捆绑吊打轮奸摧残，还尝尽了「金木水火土」五大性虐刑罚、「风云雷闪冰」五小刑罚，以及七种性虐游戏。用在她身上被抽断的皮鞭多达六十多根，嘴里含过的阴茎不下一百多条。然而，她所期盼的楚天涯却一直没有来到她身旁。虽然他也一直活跃在广场上马不停蹄地给每个女奴都上刑拷打奸淫，但却始终没有动过她。

到第四天大会即将结束时，玉娘和去年的「性受虐女皇」称号得主东瀛美女水野纯子，每人都受到近百次的拷打和奸淫，但她们都坚持到了最後。由於没有分出绝对胜利，於是要加赛一天。

而在三天里，虐待强奸女奴隶最多的是帮主卫冬青──原来他也化装参加了「性虐大会」，难怪玉娘感觉有一个帮众在给她上刑拷打奸污她时手法极其熟悉──和光明使者楚天涯，所以就由他们俩主持分别继续拷问玉娘和水野纯子。

有着极丰满姣好的大乳房、但身材却玲珑剔透曲线柔美的纯子，是来自东瀛的美女奴隶。在东瀛时，她便是职业性受虐女奴隶，两年前她被主人带来挑战中原性虐高手，由於她的出色表现，使得许多性虐调教高手纷纷败下阵来。後来卫冬青闻讯赶去，出手拷打玩弄了她两天两夜，终於打败了她和她的主人，也由此征服了纯子的心，使她甘愿留在中国做了卫冬青的女奴隶。此时此刻，水野纯子为了保住在主人──卫冬青心中的位置，她已经暗下决心同玉娘拼比到底。

按照规定，卫冬青和楚天涯开始轮换着拷打玉娘和纯子。比赛一开始，楚天涯就好像体力不足似的，点数落後卫冬青很多。在他们俩分别都给玉娘和纯子上过刑，进入最关键的合力摧残时，他们把玉娘吊在柱子上刚鞭打了一会儿，两人一错位，楚天涯低声在卫冬青耳边说了一个名字，那是卫冬青师娘的名字，卫冬青当场魂不守舍，楚天涯藉机削断吊着玉娘的绳子，将她救了出来。

楚天涯抱着赤身裸体的玉娘一口气跑到山林里，在那儿，他早已预备下衣服和马匹。他告诉玉娘，世间真的有「黑灵芝」这种东西，只不过是在他父亲的手里，而他的父亲正是卫冬青的师父。

原来，卫冬青的师傅和师娘并没有死，而且一年後，师娘还生下了楚天涯。当卫冬青带领大队人马杀回去的时候，他的师傅知道此时已无法和卫冬青的势力相抗衡了，便假死隐遁起来。他押着卫冬青的师娘躲进一座深山老林里，安心培育「黑灵芝」。楚天涯叫玉娘拿他的信物去找母亲，求得黑灵芝後到某地与他汇合，共同去救沈龙飞的性命。

玉娘依言来到楚天涯的父亲楚霸和母亲方美香的住处，依照他的指点先拜见方美香。当她见到方美香的时候，楚霸正好在给方美香上刑，赤条条地反捆着双手双脚，吊在房梁上鞭打。玉娘一直等到楚霸拷打够了方美香，又强奸了她三四遍，把她反绑在柱子上去睡觉了，才偷偷地溜进去说明来意。

方美香告诉她∶黑灵芝是给男人用的。女人如果要得到黑灵芝，必需先自废武功，然後择男而嫁，成为他的终身性奴隶。玉娘想，反正她是要把黑灵芝交给父亲，总不会要嫁给父亲吧，便答应了。方美香说，楚霸晚一点还会来拷打她一会儿，之後便要去给黑灵芝浇水，让玉娘那时候再来。

果然，楚霸睡了一觉之後，又用水刑和木驴之刑蹂躏了美香一个多时辰，才出门去了。玉娘进来放下了被大字形吊在受刑架上的美香，美香先喂她吃了一种药，然後把黑灵芝交给她，对她说∶赶紧找一个地方睡下，睡醒之後她的武功便全没了。

玉娘按照她的吩咐，原样把美香吊起来离开那里，找了一个客栈睡了一觉。第二天一早，她起来收拾行李正要赶路，忽然有四个强盗闯了进来，此时的玉娘已经武功尽废，一点抵抗都没有就被他们抓住了。

他们把玉娘绑在柱子上，搜出黑灵芝。当她认为又会像刚出飞龙堡那样，被人强奸蹂躏的时候，这四个人却自相残杀全都死了。玉娘吃力地磨断绑绳，想了想，先把黑灵芝藏在墙洞里，再把四具尸体拖进床下，只身去与楚天涯汇合。

当她刚刚走出城，迎面走来一队差役，用木笼囚车押着四、五个逃跑的丫鬟和女囚。他们见玉娘神色慌张便上前盘问，就在此时，客栈的老板和伙计们追了出来，大叫着∶「她是杀人凶犯！」衙役们擒住玉娘，把她和女囚们关在一辆囚车里，押到县衙门。

县官当即升堂，提审玉娘。玉娘死不承认杀人之罪，县官下令给她上大刑逼供。行刑手将玉娘扒光了跪绑在木桩上，用钢针刺穿她的乳头和阴唇；用铁夹夹满她的双乳和阴户，连阴蒂都不放过；老虎凳、吊打、给阴道肛门灌辣椒水更不在话下。玉娘受刑不住，屈打成招。

县官下令先让她骑木驴游街，再绑在街口示众。衙役们将玉娘赤身裸体地五花大绑在木驴背上，木驴阴茎插进她的阴道里推着游街。一路走，木驴阴茎一路在她下阴抽插，一直到了最繁华的街口，把她光着身子吊在牌楼上示众，将近二更天，才放下她重新直挺挺地反绑在木桩上，继续示众。

天蒙蒙亮的时候，玉娘模模糊糊地觉得有人将她解开绑绳抱起来，她挣扎着张开眼，见楚天涯疼爱地望着她。玉娘使尽全身的力量说∶「黑灵芝在客栈的墙洞里。」然後就昏过去了。

当她再次睁开眼睛，已经躺在另一家客栈里了。楚天涯精心为她配药治伤，等她基本上好了的时候，他取出黑灵芝和一个铁内裤，他说∶「我没办法总在你身边，只有一个办法能保住黑灵芝和你自己，就是把黑灵芝藏在你的阴道里，然後穿上这条贞操裤。上锁之後，钥匙我来拿着，别人就抢不走黑灵芝和你的肉体了。」

玉娘羞涩地答应了。楚天涯将黑灵芝装在一个两指粗的管子里，塞进她的阴道，然後把那条比一般内裤小的贞操裤给她穿上，用钥匙锁好，又给了她一小瓶药丸，告诉她只要他不在身边，就一天吃一粒，可以保持不排泄并增加体力。当然，他要是在玉娘身边的话，会按时给她开锁，让她方便的。

楚天涯为玉娘配的治伤药吃完了，他去街上抓药。没想到卫冬青派人来抓走了玉娘，他回来後看见桌上有张纸条，说要想救玉娘，就到城外破庙来。

楚天涯提剑来到城外破庙，他隐藏在外面，看到卫冬青正指挥手下第一美女奴隶纯子，鞭打赤条条只穿着铁贞操裤吊在大殿梁上的玉娘。片刻之後，他又让纯子放下玉娘反捆在柱子上，接着把同样一丝不挂的纯子也捆绑在柱子上亲自持鞭，轮流拷打她们两人。抽了一会儿又把纯子吊在房梁上，阴道和肛门里都插了木棍继续抽打。而後又把她们俩都四马倒攒蹄的吊起来，用火烤她们的乳房、烤纯子的阴唇，以及玉娘的铁内裤。最後放下来反捆着她们俩，让玉娘含住他的阴茎口淫，他则用手指强奸纯子的阴道和肛门。

玉娘由於两天两夜没有排泄也没有吃楚天涯给的药了，所以哀求卫冬青放开她让她吃药，然後随便他再怎麽拷问她都行。然而卫冬青笑着说∶「要麽就这麽拉，要麽就憋着。」他还有意刺激玉娘，命令纯子当着玉娘和他的面，又撒尿又拉屎，玉娘忍不住将屎尿全排泄在内裤里了。

楚天涯实在看不下去了，他冲进来与卫冬青打在一起。可他的武功还是比卫冬青稍逊一筹，眼看正抵挡不住的时候，他突然又说了一句∶「我是方美香的儿子。」卫冬青一震，被楚天涯刺伤，再次救走玉娘。

这一回，他们不敢耽搁，一路赶回飞龙堡，给沈龙飞先服了半枝黑灵芝。没想到，当晚沈龙飞便兽性大发，扒光了服侍他的玉娘，捆绑起来又是拷打、又是强奸地糟蹋了玉娘，直到清晨才昏厥在地。原来黑灵芝不仅可以增强人的内力，更是激发人本能兽欲的奇药。但是，由於沈龙飞受重伤在先，所以冲断了他的经脉，使他无法自控，已经奄奄一息了。

楚天涯一早来到沈龙飞的寝室，发现玉娘浑身鞭痕累累，赤裸裸地被反吊在屋顶。他大吃一惊，急忙救下玉娘。沈龙飞此时回光返照，他立下遗嘱，要楚天涯立即娶玉娘为妻，接管飞龙堡。

楚天涯和玉娘下葬了沈龙飞。婚礼前，玉娘吩咐下人取来飞龙堡拷问被俘敌人和犯错家丁的所有刑具，但自己还不放心，亲自去地牢里又找出几根绳子和皮鞭。

入洞房後，玉娘拿出另半枝黑灵芝给楚天涯服下，自己脱光了，跪在摆好的所有刑具、皮鞭和绑绳前。果然，楚天涯欲火燃烧，把玉娘像猎来的小鹿一般捆住手脚吊了起来，疯狂地给她上刑。

他把玉娘连续换了十几种捆绑和吊起的姿势，抽断了三根鞭子，用尽了所有刑具，强奸了她七、八次，一直践踏玉娘到第二天上午，中间拷打得她昏死过去好几回，开始还用凉水泼醒她，到後来索性昏死了再鞭打得醒过来，再昏死，再鞭打┅┅当楚天涯兽欲降温後，他疼爱地抱着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好皮肉、还光着身子反绑双手的玉娘，心里充满爱怜，玉娘也微笑着望着他的眼睛。

两天以後，正当楚天涯把玉娘扒光了捆绑妥当，玩了几圈骑绳游戏，累了把她捆在柱子上，一面抽打着她的乳房一面陪她聊天时，楚天涯的母亲方美香忽然来到飞龙堡，她说，楚霸已经死了，是服食了过量的黑灵芝而死的。虽然她给楚霸当了一辈子性受虐女奴隶，但她不後悔。现在，她的主人没了，她也只好浪迹天涯再去寻找一个新主人了。

楚天涯伤感地说∶「妈妈，你留下来吧，我来做你的主人，我会像爸爸一样拷打你，照顾你一辈子。」

美香看了看玉娘，微笑着说∶「再说吧，妈妈要得很多，你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又年轻又漂亮的女奴隶，不会花太多心思在妈妈这样一个老女奴身上的。」

说完，她取出一本薄薄的《性受虐女奴隶之受刑秘笈》卷成一个桶，塞进被赤条条反捆着的玉娘的阴道里，告诉她要认真修炼。

玉娘看着眼前这位虽然已经年过五十但依然如同二十八、九的美少妇，给人当了一辈子性奴隶、救过自己的女人，动情地说∶「婆，您还是留下来吧！」

美香轻抚着她的乳房和阴唇说∶「半年以後，如果我找不到像天涯他父亲一样出色的主人，我会回来的。」

临走前，美香告诉他们，楚天涯其实是卫冬青的儿子，但她不喜欢卫冬青，当年她真的是一时糊涂，做了对不起楚霸的事情，为此，她经常请求楚霸去惩罚她。虽然楚霸已经原谅她了，但她的心里还是感觉自己是罪人，所以，她只承认楚天涯是楚霸的儿子。不过即便如此，她也不希望楚天涯和卫冬青做敌人∶「现在按武功来说，卫冬青已经不是楚天涯的对手了，可那个人是不会轻易罢手的，你们要小心才是。」

美香说的没错，没过两个月，卫冬青便下帖子，约楚天涯押着玉娘去天堂帮和他一较高低。帖子上还附有一句∶「方美香现在我手中，我一生感觉她是最美好的性奴隶。」

楚天涯和玉娘看後，急忙收拾起程，反捆着玉娘一路风餐露宿赶往天堂帮。快到的时候，他们先停下来，楚天涯说∶「对不起，玉娘，这次进了天堂帮，很有可能你又要落在卫冬青手里遭到他的摧残，请你一定尽力协助我救出母亲。」

玉娘深情地说∶「在我的心里，永远只有你一位主人，别说是为了救婆婆，哪怕什麽都不为，你要我死我也心甘情愿。」

楚天涯感动地扒光了她的衣服，将她吊在树上，鞭打了她的全身，然後反绑起她的双手，在她阴道和肛门里塞了两只生鸡蛋，然後两人毅然走进天堂帮。

天堂帮的街道上，不论是帮众还是被光着身子捆绑在木桩上、吊在屋檐下的女奴隶们都用复杂的眼神望着他们。总堂门口，迎接他们的是和玉娘一样一丝不挂五花大绑着的纯子。她把两人领进去後，楚天涯和玉娘便看到，方美香依旧婀娜多姿的白嫩裸体被吊在大堂门口的飞檐下，几个小喽罗正在买力地抽打着她。她口中噙着勒马勒驴的嚼子，紧闭着双眼，流着泪痛苦地哀声呻吟。

卫冬青见楚天涯押着双手被反捆在身後的玉娘走进来，并没有命令喽罗们停手，站起来缓缓走到他们俩面前，围着玉娘转了一圈，伸手摸摸她的阴唇笑了。

「天涯，你的技术退步了，竟然没有给女奴隶的淫孔堵上。」他冷冷地说。

楚天涯没说话，看了一眼睁开眼睛凄凉地望着他们、泪流满面的母亲，抖了抖捆着玉娘双手的绑绳。玉娘听话地岔开双腿蹲下，像母鸡下蛋一样微微用力，从肛门和阴道里挤出那两只蛋。卫冬青弯腰拾起蛋，手指一使劲捏破了鸡蛋。

他的脸有些变色，纵身越到美香跟前，夺过喽罗手中的皮鞭，「劈劈啪啪」地抽了美香二十几鞭。而後，他停下手，对楚天涯说∶「上一次的『性受虐女奴隶大会‘我们俩还没有比完，有没有兴趣再比下去？但这次受虐对象不再是纯子和玉娘，而是方美香和玉娘！」

楚天涯听後，咬牙答应了。

这场比赛一共进行了五天五夜，他们轮番拷打着玉娘和方美香，各出奇刑怪势，把两个美女奴隶摧残得终日以泪洗面。饿了一面鞭打着捆绑在柱子上的玉娘和美香，一面让始终赤条条五花大绑着的纯子叼起食物，嘴对嘴地喂给他们。有时玉娘或美香实在累得抗不住了，吊在树上阴道里插着刑具，肛门里塞着黄瓜，挨着鞭子睡一小会儿。

到了第五天的清晨，楚天涯提议，索性把纯子也吊起来，加入受虐刑罚的比赛中，好加快比赛的进度。卫冬青同意了，於是，场面变成两个奴隶主同时拷打蹂躏三个美丽绝伦的性受虐女奴隶。他们残忍凶狠地折磨着这三个女人，下手毫不留情。三个女奴隶各个都被羞辱得痛不欲生。

第六天天刚放亮，玉娘心想∶「这样下去，我被折磨死了不要紧，主人和婆婆不知道还撑得下撑不下去，得想个办法。」她灵机一动，想起婆婆给她的《性受虐女奴隶之受刑秘笈》里提到，在遭到主人强奸的时候，如何帮助主人恢复体力。於是，她在楚天涯奸污她时，运用《秘笈》所载的方法为他输元气。这种方法可以使女奴隶不论被奸淫阴道还是鸡奸肛门，都可对主人进行帮助。

楚天涯和方美香立刻就察觉到了，方美香更是利用为儿子口交的时候，拼命输送元气。楚天涯体力大增，一鼓作气连续拷打了玉娘、方美香和纯子十几个回合，用了足足七、八种刑罚，迫使强弩之末的卫冬青动用还没练成的血刑大法。虽然给玉娘她们三个拷打得痛苦欲绝，纷纷昏死过去，但他自己也经脉尽断而疯了。卫冬青狂笑着冲出天堂帮，消失在太阳初升的方向。

楚天涯疲惫不堪地放下刑伤累累的玉娘、方美香和纯子，吃力地将赤条条一丝不挂的玉娘和母亲捆绑停当，押着向外走了几步，犹豫一下和她们俩商量了商量，又转回头来到绝望地跪坐在地上，裸露着全身双手绑在背後，阴道里还插着刑具的纯子跟前，对她说∶「如果你愿意，可以跟我们回飞龙堡，从此做我的性奴隶，我和玉娘还有我母亲都很欢迎你。」

纯子感动地哭了，她叼起楚天涯的阴茎含在嘴里拼命吮吸，示意愿意做一个忠心不二的女奴隶。楚天涯扶起她来到玉娘和方美香面前，纯子卑微顺从地跪在地上，挨个亲吻舔弄了她俩的阴唇，表示自己是比她们低级的性受虐女奴隶。玉娘和婆婆方美香相视笑了，她们也赶紧跪下，和纯子互相磨擦了乳房，意思是∶「我们不分大小贵贱，都是主人楚天涯阴茎下平等的性交女奴隶」。

纯子的脸红了，她羞涩地和玉娘、方美香一起站起身，用臀部将捆绑着双手的绳子送给楚天涯。楚天涯把三条紧紧捆绑着三个绝代美人性奴隶的绳子抓在手中，押着她们踏上回飞龙堡的路了。

（完）